

关于资本本质与内涵的一种解说

杨文进

摘要:作为人类利益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是由三要素组成的经济系统生产的,剩余来自于三要素结合所产生的系统效应。资本是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保存形式,利息是对这种努力的奖励,它来自资本作用的系统效应。从社会内部看,资本是生产关系,但从社会看,是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保存形式,企业资本的性质介于两者之间。资本积累使积累者得到地位与权力,但成果被社会所分享。公有制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不仅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实行按要素分配,而且在计划经济中必须如此。

关键词: 资本 资本积累 剩余价值 按劳分配

资本是什么?资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从而我国按要素分配是否具有合理性?已成为我国改革深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资本理论是价值理论的逻辑延伸

“经济学如果能在资本的理论方面取得一致,那么,其他所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但是,资本的性质,却使这个问题几乎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人们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是人们对价值本质及其源泉认识的逻辑结果,而价值是什么和什么形成价值,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世界观不同的人,对价值是什么和什么创造价值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要统一人们在资本理论上的认识,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要形成完全统一的经济理论是没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则说明,经济学永远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它只能进行规范性的分析,或者讲所有的实证,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范性假设基础之上的。

虽然几乎所有的资本理论,都没有明确地讲它们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但无论何种资本理论,都是一定价值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逻辑结果。如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其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以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也同样如此);边际学派的资本理论,尤其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资本理论(不论是边际生产力的资本理论还是以“时间”为基础的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商品主观效用的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等等。所以在实际过程中,不存在完全脱离价值理论的资本理论,这正如不存在完全脱离价值理论的价格理论一样,它们都是价值理论在不同情况下的逻辑延伸。显然,建立在不同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资本理论,对资本本质和内涵的认识是不完全相同的。如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资本理论,一定会得出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所得是对劳动剥削结果的结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资本理论,得出的则是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的结论。

正由于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认识问题,因此在资本的争论上,虽然最终要落到“资本是什么”这个根本的问题上,但争论的焦点却主要集中在各种资本理论内部的矛盾或逻辑一致性问题,如发生在“两个剑桥”之间的资本争论,就主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的内部逻辑问题上,而这个问题最终又要落实到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上。

这种情况说明,在不修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得出社会主义资本和按要素分配的现实性,但却是无论如何得不出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结论。由于资本和按要素分配是我国社会的客观存在,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证明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就成为推动我国改革深入的迫切任务。从上面的分析知道,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已有的价值理论进行创新。

二、价值的本质与源泉

由于资本是一定价值的发展结果,因此要正确地认识资本的本质及其内涵,就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价值。

价值是经济学对人们经济生活中某种事物本质的抽象,这种本质就是人的物质利益及其相互关系。因为人类从事社会生产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满足和实现人类的利益需要,而经济学是通过价值这种范畴来反映这种利益需要及其满足程度的,所以价值的核心,就是人类通过经济活动而实现的这部分经济或“物质”利益,其本质则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及利益关系,正是商品中所体现的并为所有人关心从而是最普遍的现象或本质,是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核心。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的这种物质利益关系的,而以价值来表示它的,所以价值的本质就是经济学对人类物质利益的一种抽象。通过这种抽象,就可在社会分工形成的商品经济中,在商品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能够较好地反映人类物质利益的变化,并比较不同人们之间的利益,便于商品交换和经济核算,同时也便于经济学建立起比较严谨的理论体系。这说明,价值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为了核算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比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发明的一种工具或一种假设。

人的物质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是通过商品(包括劳务。下同)的占有与消费实现的,因此价值的基础存在于商品中,或者讲商品是价值的载体。虽然在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充当了作为价值一般的代表,价值表现为与技术和使用价值无关的东西,但脱离了商品,货币充当价值代表及其尺度的功能也就丧失了,所以商品始终是价值的承担者。

众所周知,商品或财富是社会生产力或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生产力是商品或财富的源泉。当从人类利益角度看待商品时,商品转化成了价值;从同样的角度去看待生产力,生产力系统则转化成了经济系统,生产过程成了经济活动。与此相似,生产要素变成了经济要素(生产要素的划分是根据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进行的,而经济要素则是根据其所有者在产品分配中的作用来划分的,所以各要素所代表的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自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如资本就不完全对应劳动工具,它还包括相当部分的劳动对象,甚至包括劳动力。商品的源泉是生产力,那么价值的源泉就是经济系统了,更直观地讲是生产力或社会生产过程。这就说明,任一经济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而只是生产价值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无论是单一要素价值论还是多要素价值论,都是与客观实际不一致的,并且理论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

价值虽然是人类利益的代表,但只有在市场交换中它才被抽象出来,所以价值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意味着,每类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生产率或个别成本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或社会平均成本决定,不同商品之间的价值比较或比价,则是由它们之间的比较成本决定的,同时还要考虑每种商品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因为价值的核心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它不仅要反映商品生产者的利益,而且必须反映商品需求者的利益,所以商品的价值,是由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长期看,商品价值主要由生产商品的平均成本决定,短期则主要由商品的需求或社会有效需求决定,实际过程中的商品价值是由它们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价值是经济生产力的结果,显然,剩余价值也是它的结果,是各要素结合所产生的系统功能,即协作出剩余。所以,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强,社会剩余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

由于价值是经济三要素所组成系统的结果,各要素都作出了贡献,并且在此过程中消耗了自己,因此必须参与对价值的分配。但这种分配如何进行,则是一个矛盾。因为各要素在此过程中都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转化成了共同的价值生产力,难以确定各自的具体贡献量,所以如何在各要素间分配价值,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是社会问题的焦点。

追求对社会剩余的支配地位,虽然是所有要素所有者的追求目标,但谁能实现这个目标,却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各要素在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相对地位决定的,或者讲哪一种要素在该生产方式中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所决定的,同时是由哪一个阶级或阶层是该时期生产方式

的组织者和创新者决定。如在封建社会,土地成为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土地所有者在产品生产与分配中居于支配地位;到了资本主义,资本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稀缺性资源,因此生产方式的组织和创新的任務便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从而他们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哪个阶级能在社会剩余的分配中居于支配地位,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决定的。

三、资本的本质

从宏观来讲,新的剩余主要来自于社会分工协作范围的扩大和加强,获取这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分工协作加强而不断增加的社会剩余,成为制度创新的最主要动力;从微观来讲,则来自于生产方式的更新。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更新所产生的剩余增加,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内生的。因为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以技术等为主的信息是不同的,假设只有甲乙两个生产者,甲掌握更好的技术,每天能生产8件产品,而乙只能生产4件产品,利益矛盾使甲不会无偿地将技术转让给乙,只能通过一定的买卖契约方式来实现技术的转让。如在这里,甲乙之间达到劳动雇佣合同,甲以每天6件产品(假设该产品的生产除工资外不需要其他任何支出)的代价(价值预付)雇佣乙,这样,乙取得比原来更好的报酬,甲则取得2单位的剩余产品,由此产生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关系。这说明,资本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价值预付,剩余则来自于信息不完全而产生的生产方式创新,获得这种剩余,成为资本家或各企业不断竞争的主要动力。这说明,资本所得的收入是通过特定信息和一定资本的占有而支配和组织生产的方式,并取得其中部分剩余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正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关系,所以才会产生出相对统一的利息率和平均利润率,从而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对的。在这个层次上,资本不代表任何的使用价值或具体的生产资料,由资本支配的生产是以利润为目标的生产,因此为获取利润的目标支配资源配置。这种情况说明,西方学者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有些人更将其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认识是不对的,资本只是一种经济要素。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是一种制度,这是一种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实行控制来组织生产的方法。同样,当从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看待劳动与土地时,它们也是不生产要素,而是经济要素,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代表。

资本所得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分配结果,只是说明资本分配的的现实性,但不足以说明这种分配的合理性,这必须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去寻找。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讲,资本取得利息和利润,是生产力为保存自己生产发展成果的一种要求,劳动得到工资同样是这一要求的结果。因为,如果积累资本不能得到经济利益,不仅资本积累难以进行,而且会促使人们将已积累的资本非生产性地消耗掉(土地的肥力也同样如此),因此生产力就得不到有效保存和发展,而生产力的永续发展是人类的生存基础,所以,为了使生产力的已有成果得到保存并不断发展,就必须对人们保存和积累资本

的努力进行奖励,这种奖励的形式就是利息(而对保存土地肥力努力的奖励则是地租)。正是有了利息的作用,才使得社会生产力的已有成果得到保存并不断发展。

利息是生产力为保存自己发展成果并不断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只是资本得到利息的必要条件;要使这种利息得到实现,则必须保证资本的使用能够生产出相应甚至更多的社会财富来,这是利息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如果资本的使用不能创造出相应的利息来,那么保存资本和使用资本就没有必要,也就不会有资本积累。而资本的社会性使用或个别生产者在一定生产关系对资本的利用(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购买而进行生产方式的组合和创新)正具有这种特点。它通过对各要素的组合,生产出的价值要大于弥补各要素耗费所需的价值,不仅使保存和积累资本所需的利息与利润得到实现,而且还能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其他两要素所得的价值量。因为各要素协作所产生的社会剩余,在实际过程中,并不完全被资本所有者所获得,而是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符合历史的、道德的和保证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分配自然,这种分配是在曲折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过程中达到的。所以,按要素分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反映。

从资本积累的过程看,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因为资本是一定收入分配的结果,而一定收入在满足维持生存之必需的消费需求后的余额,既可用于资本积累,也可用于提高劳动力质量的人力资本投资上,具体如何支出,取决于人们对这两种资本积累形式所可能产生的收入大小(还有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收益),这正如我国目前相当部分家庭,将储蓄的绝大部分用在提高自身能力和子女的教育性投资上,因此劳动所得工资的相当部分就属于这种投资的收益或回报,所以从这方面看,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人们对一定价值未来预期的不同选择。同时,在现代社会,资本既可以支配劳动,劳动也可以支配资本。

从理论上讲,社会财富是由三要素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共同创造的,它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就成为财富增长快慢的决定因素,从这方面看,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应该是统一的,因此三者间只有加强协作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但在财富一定,尤其是现有财富满足不了需求(欲望)的情况下,又决定了人们之间在产品的分配上的关系一定是相互矛盾或相互排斥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斗争的。正是这种既协作又斗争的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既保持一定稳定但又充满斗争的客观现实。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得到反映:社会的分工协作关系,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高度依存的;市场经济的社会联系方式,却使得这种一致性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相互斗争的矛盾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交换方式来进行的,而商品交换表现为一方的收入和另一方的付出,这意味着,如果一方得到的收入多,那么另一方付出的成本就高;如果情况相反,则一切反之,所以这种联系形式与财富的生产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既使生产力的发展充满着活力,但又总使生产力的发展不平衡。但同

时,它虽然决定了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分配中存在着矛盾,但为了保持经济系统或价值生产一定的效率,因而必须使它们之间的分配比例保持在与社会历史的、道德的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范围内,如果严重偏离这一要求,都会对效率造成重大的损害,从而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从长期看,各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会保持与一个社会文化和生产力要求相一致的比例。正是这一要求,才使得各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长期保证相对稳定。

从社会内部看,资本代表一定的生产关系(从经济角度看,劳动和土地也同样如此),正是这种关系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分配。由于社会产品是各要素总和的生产力系统或经济系统的结果,即使从物质产品角度看,也得不出各要素的具体贡献量,因为其中的投入产出是由不同的物质产品组成的,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所以除非投入产出是同一产品,否则是得不出各要素的贡献量的;从价值的角度看,由于价值本身就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产品分配的结果(它同时也是产品分配的前提),因此更得不出各要素的具体贡献量,正是这种情况使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生产技术基础上的总量生产函数,不可能解释资本主义的产品分配和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使得资本主义的产品分配,只能通过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斗争来解决,正是这种情况,使得工资长期主要由一个社会历史的、道德的、文化的等因素决定,短期则由市场供求决定,因此才使得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不同社会,会出现工资水平、利率水平和地租水平的不同。同时,尽管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但以价值衡量的经济增长,却在长期内保持稳定,或者讲人们实际感觉到的经济增长或得到的经济福利,要慢于以价值衡量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以价值衡量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关系决定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决定的。正是与技术等条件完全无关的这种平均利润率,决定了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内在竞争机制和一般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市场经济中的产品价格,是在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加上一个预付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而形成的,如果技术进步使产品的增长快于该平均利润率,就会导致价格的下降,从而以实物或人们的物质福利衡量(尽管在实际中不可能做到这点)的经济增长,就会慢于以价值衡量的经济增长。正因为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般生产关系决定的平均利润率支配的,所以不管资本主义的实际技术进步速度快慢,其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相对稳定的。卡尔多程式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事实,就证明了这点。

人们知道,当今社会资本积累的虚拟化倾向越来越突出,这种情况更加证明了资本主要是一种权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观点。

资本主义的产品分配由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决定,使得对产品份额的争夺,成为该社会内部一个永远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斗争来解决。而这种斗争,从而哪种要素的所有者能在其中取得较大的份额,则是由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各式各要素在系

统中的相对重要性决定的,因此才会产生出不同要素在不同时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相对地位的不同及其变化。在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取得了相对优势地位,从而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在现代,随着知识经济对传统资本主义的逐渐取代,高级劳动者成为系统中最稀缺的资源,从而取代资本的地位,而且资本成为被雇佣的对象。

四、资本的内涵

虽然上面讲,资本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般生产关系,但如果仅仅将资本理解为一般生产关系而与社会生产或生产力没有关系,则是片面的,那将理解不了资本积累对社会的作用。因为从社会看,资本积累表现为一个社会财富及其生产能力的增长,这些都是“物质性”的,所以资本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关系,它的内容要更丰富。

上面讲到,从社会内部看,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从生产过程看,它是一种权力,是对生产过程和劳动的支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都必须服从于资本获取利润的目的,或者讲,以获取利润的目的,支配着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从分配看,它代表了对社会总产品的索取权或分配权。正由于资本代表着一种生产关系,因此资本的运动才会导致平均收益的出现,从而这个角度的资本主要是以“货币资本”或“金融资本”为主的资本。由于资本的本质是利润,对利润的竞争会导致平均利润率的出现,因此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是受平均利润率规律支配的。这说明,要解释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各行业间的资源配置,必须以代表资本主义一般生产关系的平均利润率为基础,从而必须采用平均分析方法,而不能以边际分析方法为主。因为在各行业的边际利润率相等时,由于各部门间的价格弹性不同,从而各部门间的平均利润率是不相等的,而厂商这时得到的并不是该行业的边际收益,而是该行业的平均收益,因此这种不等为一些厂商通过行业间的资源再配置获取利益提供了条件,如将平均收益低部门的资源转移到收益高部门,将取得两部门间的利益差。这种做法虽然会导致行业整体利益的减少,但这种损失并不完全由行动者承担,而是由行业内的所有厂商共同承担,其中的利益却全部归行动者所有,这会促使所有厂商采取同样行动,直至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相等时,这种行动才会停止。所以当行业间的利润率不一致时,资源配置一定是不稳定的,只有当各部门的利润率相等时,资源配置均衡才能真正实现。这种情况说明,虽然从理论上讲,厂商会以边际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资源配置,但所有厂商结合所形成的社会资源配置,却不是由边际原则支配的,而是由平均原则支配的。因为社会不是各厂商间的简单相加,而是它们之间的博弈结合。这种博弈的结果,不仅会导致社会与厂商间出现巨大的不同,而且会使每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完全达到自己原来在边际原则指导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各种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会发生变化),最终各厂商和各行业得到的将是平均利润率。这正如从个人角度看,商品的价格是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但如果认为社会该商品的价格也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商品的价格由

边际效用决定,就不会出现负的收入弹性,即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在商品的效用以货币量来计量的情况下,增产不增收,意味着该商品社会总效用的下降。如果商品价格由边际效用决定,那么该类商品的价格应该是负的(这时个人的商品边际效用不是负的),然而这样的情况是永远不会出现的。所以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其边际效用决定,而是由其平均效用决定(证明略)。

在现代社会所有制内部各权力分离的情况下,对个人来讲,资本主要表现为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其本质是对社会剩余的分配权和占有权。同时,由于他们是以社会生产能力为代表的这部分总财富的最终所有者,因此他们的行为决定着社会总资本的变动和资源的配置。

从整个社会看,资本表现的是一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及其生产能力,它不代表任何形式的生产关系。自然,从这个角度看,资本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是值得仔细推敲的。从实物形态看,资本表现为组成社会生产力的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资本积累则表现为这些财富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所以,完全否认资本的物质性,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将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般形态看,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突出。

正由于从个人和社会看,资本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因此才会使得处于它们之间的行业和企业角度看待的资本,会表现出这种二重性。如从一般形式看,企业资本表现为资源配置权力和剩余产品的最初占有权,这种权力主要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实现的,但由于在具体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其中的相当部分资本(如果把劳动力也称为物化资本的话,那么就几乎是全部)要以物化的形式来实现,因而资本表现为一定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会严重影响到企业预付资本价值的变化。正由于企业资本的这种物质特点,使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长期来将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但如前面所讲到的,将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是不符合资本的本质特点的和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同时会产生其理论内部严重的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企业资本具有实物与货币的两重性,产生了资本价格决定的矛盾性,如现有资本或企业的价格,由历史形成的价值及资本积累决定,并且受现有生产过程的成本,即重置成本决定,同时又由该资本的未来盈利能力或预测利润率决定。这种二重性,决定了资本既是一种财富积累,又是一种生产关系,并且这是更主要的,同时还是困扰资本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还说明,虽然从社会层面上讲,资本不是物,并且与技术没有任何关系,但在企业层面上,其拥有的资本却是与一定的物相联系的,并且其价值受到技术的强烈影响,因而在进行资本分析时,宏观方面的资本理论与微观方面的资本理论是不完全相同的。

五、资本积累的作用及内在矛盾

由于从不同的角度看,资本代表不同的内容,因此资本积累在不同的方面,也代表不同的内容。如从个人来讲,资本积累代表以货币计量的财富的增加和由它们带来的剩余产品的增加,个人间资本积累(包括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别,

代表着人们之间在社会权力和产品分配等方面关系的不同;对社会来讲,则代表着物质财富和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国家间资本积累的不同,代表着不同国家之间实际经济发展速度从而相对竞争力的不同;对企业来讲,资本积累代表着企业资源配置的能力,资本积累的差异,代表着企业之间竞争能力的不同及其变化。

从社会来讲,资本积累不仅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们的福利,而且会促进社会内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相对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促进资本积累,历来是社会管理者的目标之一。

资本积累,虽然是所有社会的目标,但对微观主体来讲,则是一个矛盾的选择。这种情况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方面是人们对价值追求的内在欲望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竞争规律外在压力的结果(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同样原因的结果)。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竞争规律使得人们只有不断地积累资本,才能保存已积累的资本,一旦资本积累不能得到延续,已积累的资本就有可能因竞争失败或盈利能力下降而丧失。为避免这种结果,人们只有不断地积累资本,所以马克思讲,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是资本积累的机器。上面讲到,资本积累对个人来讲,代表着以货币表示的财富和对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增长,但对社会来讲,则是生产能力的增长,从而是最终产品的增长。显然,作为资本积累者的资本家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社会大众消费的。这种情况说明,资本积累最终只是使积累者得到社会权力、地位与荣誉,但积累的最终成果,即不断增加的社会产品,则是由非积累者所享有的。

自然,这种结果是通过市场经济的一般内在矛盾,即生产目的与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而实现的。如资本目的是利润,而提高利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则是采用标准化、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来满足,但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一般民众的需要(现代市场竞争机制,会使任何一种从原来为满足少数人需要的奢侈品,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品——如果这种商品能够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话),但他们所得的收入又购买不了所有的产品,因为其中的相当部分是利润,而这些利润的支出目标又不是这些一般性的消费产品,所以会出现这些商品的严重过剩,其结果就是这些产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从而提高工人阶级的相对福利,而资本则在相当程度上,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被利润所抛弃,从而使产品分配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在此过程中,资本积累产生的对劳动者需求不断增加所产生的工资提高,尤其是高级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更会加强这种趋势。这种情况正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内部的生产比例、分配比例、需要比例不一致,从而是经济运行不稳定的原因,从而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不可避免。这种情况说明,虽然从静态看,资本积累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两极分化,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可能是社会福利的改善。

六、我国资本存在和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

关于我国资本存在的合理性,人们已进行了大量有意义

的分析,但由于这些分析是在传统的资本本质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只能证明资本存在的现实性,但却证明不了资本存在的合理性。

资本在我国存在的合理性,是因为它是生产力发展成果在当今社会制度下的保存形式,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不仅必须保存已有的资本,而且必须不断地积累资本,而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有积累资本的动力,即积累资本必须给社会带来利益,所以资本必须参与产品的分配。

与人们的传统认识相反,不仅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必须表现为资本,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必须表现为资本,而且程度更强烈。与此对应,其分配也一定是按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生产资料不是极大化(如果生产资料极大化,必然是生活资料的极大化,实行按劳分配就没有必要)和人们之间存在劳动能力差别(如果没有这种差别,也不必实行按劳分配,只须实行平均分配)从而劳动没有直接可比性的情况下,只能按人们的劳动效率来计量人们对社会的贡献,但这种效率的大小却是与生产资料的使用量密切相关的。如果按这种效率来计量人们的收入,就会产生不是因为人们的劳动能力和努力,而是因为使用不等量生产资料而产生的利益差别,这是公有制所不允许的。这正如有两个从事运输且能力相当的劳动力,但社会只有一部汽车和一辆手推车,显然,使用汽车这个劳动力的劳动效率要远远高于后者。如果按劳动效果来计量各自的收入,就会出现因使用不等量生产资料而产生的巨大利益差别,这种情况显然是不被后者允许的。因为后者同前者一样,有同样的权力使用汽车。如果前者因为使用汽车而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后者就会拒绝前者使用汽车。在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性和生产资料的完整性不允许人们将生产资料完全平分,同时生产力系统的质量与数量组合又要求不同能力的劳动者分别使用不等量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将人们作为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人的二重性身份分开,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即作为生产要素,人们从社会领取与其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价值相一致的报酬;作为生产资料主人,他有权参与社会剩余的分配。这样才能解决因生产资料使用而产生的不同劳动效率问题,从而不管使用多少生产资料,人们都不能取得不是因能力和努力,而是因为使用不等量生产资料而出现效率差别的这部分利益。这样公有制的性质才能真正体现,所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即便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也必须实行按要素分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必要劳动与生产资料使用的关系更加密切,公有制基础上按要素分配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更加突出,所以无论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按要素分配都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一种分配方式。显然,非公有制经济中按要素分配,也就更是一种必然。当然,公有制基础上的按要素分配与私有制基础上的按要素分配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不可能实现。按劳分配是一种事后分配(只有事后才能计算人们付出的劳动量),如果出现严重亏损,劳动者的所得就会非常低甚至分文不得,这是极不人道并且严重违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与(下转第31页)

从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方面看,首先表现在影响实际汇率上。这主要又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控制名义汇率,二是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来控制总的国内价格水平。其次是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和出口鼓励政策扶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或者是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些产业,以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能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产业。后发国家应特别重视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战略贸易理论,它很好地解释了国家在帮助本国产业获得竞争优势上所起到的作用。

从产业或企业的这一层面看,除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落后国家产业或企业本身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对提高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的巨大作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会直接变成国际贸易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能长期地作为领头产业带动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它要具有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必须有个转换过程。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由此产生真正的比较竞争优势。引进的先发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并同落后国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结合,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落后国家生产的劳动成本含量比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低,具有价格竞争的优势。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在技术上,在组织结构上,在生产规模上均有所改变,比较优势逐步向竞争优势转变。同时,在产业政策引导下,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相应建立起来,在未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结合的支柱产业,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化。

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后发优势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因为后发优势的利用,比较优

势才有可能转化成为竞争优势。就一般意义上看,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在理论假说、政策主张上具有很大的差异。两者之间似乎很难协调。但在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始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经济和贸易发展较为成功的后发国家大都能把三者结合或融合起来;而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的国家,通常三者之间不能相互促进和转化,以至于单纯追求某一种发展战略而使得发展绩效和发展目标之间出现背离。

在贸易发展上,后发国家贸易发展面临比先发国家更大的压力,由于落后,发展的要求与愿望也更为强烈。英国的开现代化之先河、美国的后来居上、日本的迅速崛起以及“四小龙”的起飞都有一定的特殊背景,这其中当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存在,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可以“学习”来的。其他更多的后发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时,可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如资源和环境的限制,先发国家的制约,后发国家间的竞争等。贸易发展和经济发展道路不是直线型的,道路也并不只有一条,但后发优势作为后发国家的潜在的发展动能,如果能够善于利用,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先发国家的重要推动力。

后发优势假说由于其在后发国家贸易发展中独特的作用,它在后发国家贸易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补充,它的提出与应用,大大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也使得贸易理论更切合落后国家的发展现实与发展要求。

(作者单位:云南财贸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 昆明 650091
(责任编辑:N)

(上接第27页)之相反,以资本预付为主要内容的按要素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分配是在事前进行的,虽然该过程的剩余价值归资本所有,但其中的风险也完全由资本承担,不管企业经营的情况如何,劳动者都能得到劳动力消耗的补偿,避免因经营不稳定而产生的生活不稳定,所以按要素分配是一种比按劳分配更文明的分配制度。

公有制基础上必须实行按要素分配,那么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的这部分生产资料都必然表现为资本形式,并且按照资本的内在要求来配置资源,即资本无论配置在哪个方面,都必须取得其机会成本或平均利润。自然,这部分剩余价值是在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在全体人民中间进行分配的。

从上分析可见,在我国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不仅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价值是由资本参与的经济系统的结果,资本有权参与价值的分配,而且只有这种分配得到实现,人类长期积累的生产力发展成果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社会经济才能发展,更主要的是,只有实行这种分配方式,才能解决公有制基础上所产生的内在矛盾。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国资本存在和按要素分配,都具有客观现实性和历史合理性。

这种情况说明,一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并不完全是由人

们的意志决定的,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的。一个社会,只有适应这种要求,经济发展才能顺利,否则,就会困难重重,甚至倒退。我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这点。

注释: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1卷,35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参见杨文进:《经济学——经济学内容的全新探索》,第2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2. 胡岳岷:《现代凯恩斯主义资本理论述评》,载《经济评论》,2000(4)。
3. 崔友平:《资本理论述评及启示》,载《当代经济研究》,2000(8)。
4. 曾令秋:《马克思一般资本理论与古典学派的对比》,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5)。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 杭州 310035)
(责任编辑:N)